

商海弄潮

岁月如歌，流逝无痕，而留在记忆中的深深浅浅的年龄是与家人围坐灯火旁的温暖画面。尤其是念起一年一度的年夜饭，儿时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……

一旦进入腊月，我们小孩子便是过着扳着手指头倒计时的日子。光阴仿佛蜗牛爬行，漫长中藏着期待，临近春节的那几天心情也变得异常激动。而盼望已久的春节终于来临，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贴门联，放鞭炮，这都是我们小孩子期盼中的一项环节。最期待的自然是饭桌上那香喷喷的美味佳肴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那餐年夜饭是平常日子难以品尝到的，那从头到脚的新衣新袜新鞋新蝴蝶结是日思夜想的行头。这美美的一个年，又怎不让我们小孩子翘首期盼呢？

每年的年夜饭都是由父亲亲手掌勺，父亲的厨艺十里八乡远近闻名。过年时父亲都会露一手，让我们一饱口福。

记忆深处，大年三十电视上整天都有好多精彩节目，当我和小哥看得津津有味，忙碌的父亲两手沾满油怒气冲冲地从厨房来到客厅，瞪眼望着正看电视的我。我一看父亲一脸生气的模样，一溜烟小跑到厨房帮父亲生火添柴。父亲的怒气瞬间消失了，他拿着一个刚炸好的肉丸子递到我手上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尝尝这肉丸子好吃不？”父亲平时很少对

年夜饭似歌 年味似酒

汪玉霞（安徽）

我发火，所以我一直不惧怕父亲，但父亲一旦生气，我还是识时务的。看到父亲一脸怒气消失了，我的胆怯也消失了。我故作生气委屈地说：“不吃。”父亲笑着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吃？就刚才我才对你严厉了？”我嘟起小嘴说道：“唉，本来就是嘛，我和小哥都在看电视，干嘛只对我一人吹胡子瞪眼？”父亲听后哈哈一笑：“你看我做肉丸子手上满是油怎么生火添柴呢，锅要人烧，电视也要人看嘛。吃吧吃吧，别生气了啊！”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又破涕一笑。接过父亲手中香喷喷的肉丸子，心想小哥饱眼福，我饱口福，肉丸子味道别提有多香啦。

年夜饭最开心的是收到父母给的压岁红包，父亲酒过三巡，就和母亲各自掏出准备好的红包笑吟吟地递给我们，并说上几句祝福语：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开心健康快乐！一溜烟教诲我们吃过年夜饭就又长一岁啦，就成小大人了，要懂事乖巧之类的话。收到红包的我别提有多开心了，一边笑着收红包一边

频频点头聆听父母的教诲。盼望已久的浓浓的年弥漫着幸福的味道和父母的期许。

吃过年夜饭，穿上新衣裳，整个人别提有多精神、开心，左瞧右看，一会儿摸摸头上的花蝴蝶结，一会儿看看新鞋袜。那时我的新鞋都是大姐和小姐姐亲手做的布鞋，穿上之后心情美到飞。

穿戴整齐后，我和小哥手牵手挨家挨户拜年，等到万家灯火时，我和小哥的口袋便鼓囊囊的回来了，口袋里有着麻糖、花生等，当然瓜子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到家后便美滋滋地和小哥平分我们拜年得来的美味食品。

家中姊妹我最小，不仅受父母的溺爱，同时也被哥哥姐姐宠爱，后来大哥和两个姐姐都成家立业了，吃过年夜饭，我不仅收到父母的压岁红包，还能收到哥哥姐姐的红包，新衣裳更是有好几套，真是羡慕同龄的小伙伴们。记得在我爱上文学写作的时候，那一年我用父母、姐姐给的三十五元压岁钱报了一个

文学函授班。那时候一个大一一天的工资只有二元钱，现在大一一天的工资是几百元，以此换算，当时的三十五元是多大的一笔钱啊！怀揣着家人沉甸甸的爱沉浸在文学老师的指导点评中，那是我最快乐，也是受益匪浅的一段美好时光。

时间一晃几十年，而立后的我想起记忆中的年味，总是甜蜜的。

回首往昔，更多的是回忆和父母姊妹在一起享受一家人围坐灯火旁的浓浓年味。而如今常听人说起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，没有小时候热闹，也没有小时候那般盼望过年了。其实不是现在的年味淡了，而是现在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，小时候物资匮乏，美味佳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美美享受一次。而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，相当于天天过年了。又或许是，不是年味淡了，而是我们都已经不是小孩了。忆往昔，年夜似歌，年味似酒，依然在心中升起浓浓温情。

香年

山月（贵州）

豆、香菇、竹笋、龙爪菜……菜很多，我不敢住下数了，再数就要让人流口水了，也许舌尖上的中国菜也会有颇多呢。

将供品在堂屋祭祖后，全家人围着这热气腾腾的菜肴，坐着最舒适的椅子，说着最亲切温情的话语，相互间用鼓励的眼神温情地传递着，温馨之极。此时，火房里的炭火蓝幽幽地蹿着火焰，堂屋里的红烛红通通地摇曳着轻盈的舞姿，空气里有微香相伴。白炽灯将堂屋里每一个人的心照得明晃晃地亮。这是全世界最令人心动的没有做作的中国农村式的自然情景剧。

当时光一点点靠近四点，进入到五点，七点，整个村子的的大年的鞭炮和烟花便陆续炸响了，烟花跃入天空盛开成巨大的彩色的花朵，整个故乡的上空便充满淡蓝色清香的氤氲。鞭炮和烟花的欢炸声，在四围的山冲一声比一声悠远地传递着回荡着。

在此起彼伏的鞭炮炸响和烟花盛开之声中，一桌桌的丰盛的大年晚餐便开始了。大人挟菜给老人，年轻人给长辈倒酒倒饮料，老人又挟菜给子孙，大家举杯相邀，觥筹交错，其乐融融，一同庆祝新年的到来。家的温馨的气氛开始并一直持续着，持续着；人们交谈着，谈着来年的打算和规划，把祈福和祝愿溶进去；用最温暖的话语，用最温和的眼神，用最灿烂的笑容，用最亲切的牵拉，迎送往来。祈望家来年更美好，祖国来年更太平盛世。

直到深夜十二点，这个舞台的盛大演出才算闭幕。

这一天，星星是艳美的，草木是震撼的，溪流是抒情的。

这春天一样芳香的年。

公筷公勺

我家年夜饭上的新风尚

徐秀宏（江苏）

大年三十，我们一家三口和往年一样，去父母那吃年夜饭。

母亲早已做好饭菜，只等我们就餐了。父亲拿出一瓶好酒，要和姑爷好好喝几杯。大家说说笑笑，围着餐桌坐下。

给我外孙儿夹块肉，母亲拿起筷子正要夹鸡腿，老公突然站起来说，新年新风尚，爸，妈，我提议咱家今天开始使用公筷公勺。

老公话一出口，刚刚还欢乐的气氛顿时凝住了。

什么意思？你嫌弃我？母亲把筷子一摔，不再说话。

既然嫌我们脏，以后不要回来吃饭，自己过自己的好了，省得你妈受累。为了这顿饭，你妈忙了一上午，图什么啊？父亲生气地说。

什么公筷公勺？大过年的，你给我父母添堵来了？我瞪了老公一眼。

老公心平气和地说，你们先听我解释。有句话叫病从口入，很多病都是通过唾液传染。杭州市疾控中心做实验，测试使用“公筷”和“非公筷”用餐对比，菌落总数最大竟相差 250 倍。其实，早在 19 世纪末，德国医学家罗伯特·科赫就发现，结核杆菌的传播途径正是唾液。除了肺结核，共餐还容易传染甲肝、幽门螺旋杆菌、霍乱等。尤其是疫情时有反复，国家也提倡“公筷公勺”，为了家人和自己的健康，我们不但在家用公筷公勺，外出用餐也要养成好习惯。这样不止是为预防传染，也是文明用餐的表现。

想想看，如果大家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切断传染途径，病菌不是无孔可入了吗？爸，妈，你们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我相信你们会接受的。你早说啊！我捶了老公一拳。老公的一番话，令我尴尬万分。其实，生活中我们早已经适应了公筷公勺，之前和老公吃火锅、吃韩国料理，就是使用公筷公勺。

你是医生，说的肯定对。母亲嗖地站起来，进了厨房。我们面面相觑，母亲要做什么？

这还不简单！一个菜一双公筷，这个是汤勺，我都用开水烫过了。母亲把筷子摆在每个盘子上。

儿子说，外婆，你很“潮”！外婆也不能落后啊。母亲笑了，拿起公筷夹个鸡腿放到外孙儿碗里。

姑爷说得对，只要是对健康有好处的事，我绝对支持。从我做起，使用公筷公勺。大家开心过年，吃饭喽！父亲笑着说。

饭桌上一家人高高兴兴，其乐融融。新年新风尚，这个新年，亲情并没有因此而疏远，反而更亲密了。

有人说，共餐才是团圆，大家在一个盘子里吃菜，人与人之间会生分。其实，分餐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早在食物匮乏的远古时代，人类就是以份来分配食物的。公筷公勺，你我践行，不正是把古老的历史文化发扬光大了吗？

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，无论成人或孩子，共餐时使用公筷公勺，是公益，是文明，也是对健康的一种呵护。

春联

春风落笔，浓墨重彩。
红色翻卷，推开版图。春光铺开一年的锦绣。

平安吉祥，站立四季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春联定下来年的调儿。

用红色，用喜庆，辞旧迎新，一条文化的大河，奔腾不息。

除夕，准时登场，以红红的笑脸迎接春风，迎接熟悉的乡音，归来。

春联，站在门口，看主人家新春喜气洋洋，欢天喜地。

从春天开始守望，庄稼茂盛，仓库殷实；繁花似锦，硕果累累。
守护日月升降，守望炊烟袅袅，守候鸡鸣犬吠，声声琅琅。

春联，按时上岗，为那些因疫情而被隔离的乡愁，为那些护航春天的坚守。

春联，溢出喜庆，唤来春风扑面。

炉火

季节长驱直入，翻越秋天的栏栅，走入冬天。

炉火，站在寒冷的中央，点亮冬天。

冷雨，雪花，寒潮，在冬天里闹腾。寒冷直入身体。

炉火在寒冷中燃起。围炉而坐，炉火退却寒冷，牵来笑脸祥和，亲情融融；牵来友情和火，温暖阵阵。

围炉而坐，把酒话桑麻。多少风雪夜归人的故事，被一炉炉火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炉火，总与母亲、童年、寒冷的记忆有关。母亲，是童年里把炉火烧得最早，烧得最旺的

人。

最温暖的炉火，是除夕夜吃年夜饭的炉火，它熔化久违的乡愁，沸腾浓浓的亲情，点亮来年的希望。

最温暖的时刻，是一边吃着糖果点心、嗑着瓜子，一边听父母讲年的故事，等着父母发压岁钱的时刻。那时，炉火最明亮、最动人。

记忆，铭刻心底。那些火焰，温暖一生。

大红灯笼高高挂

灯笼，高高挂在家门口的檐梁下，点亮年夜。

灯笼，指引游子回家的路。

那些在异乡收藏起的乡思，在红红的火光映照下，一碰就碎，一点点融化。

“近乡情更怯”，已被红红的火光活络。一张张熟悉而又久违的笑脸，在一声声问候与祝福中，心底荡漾春潮。

灯笼，点亮除夕团圆的欢乐，点亮一家人的欢声笑语，浓浓亲情。

灯笼，点亮大人们一年丰收的喜悦，点亮小孩天真烂漫的童趣。一声声鞭炮噼啪脆响，幸福快乐的火花，满地。

灯笼，点亮家的愿景，升腾家的希望，照亮家的前程。

灯笼，照亮家国与山河，照亮通向春天的路。

灯笼，点亮一个蓬勃春天。

锦里



投稿邮箱：763358734@qq.com
总第 79 期

不一样的热闹年

湘客（湖北）

常爹说最难忘的是 2020 年春节，他四个子女带着第三代回家过年，二十多人热热闹闹围一桌。每人说句新年祝福转到自己份中来得半天，高兴得常爹常婆笑下巴合不拢嘴。

由于疫情原因，封城封村封路，祖孙三代宅在家侃大山。好在常爹早有准备，年前杀了头猪，围栏里有鸡鸭鹅，塘里大鱼小虾捕不尽，蔬菜保障供应。封村一月有余，孩子们天天看长，一个个养得膘肥肉满，喜得老俩口两眼眯成一条缝。疫情过后，常爹见人就说：“这年过得热闹，过得时间长久。”

常爹原来的是村里杀猪宰羊的高手。自从统一屠宰之后，解放了劳动力。说白了常爹失业了，偶尔哪家有红白喜事，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发放了合格证，再请常爹杀猪。

2021 年过完冬至，常婆忙乎开了，精心盘算需要采购的年货。常爹说有备无患，韩信用兵，多多益善。转眼到了腊八节，四个子女从不同城市分别来电，告之老爸老娘，响应政府号召，就地过年，谨防疫情扩散。

手艺人一般通情达理，注意耐心做好婆婆婆思儿心切的思想工作，特意换了部华为智能手机，要侄子速补手机使用功能，主要是在短期内学会语音电话，视频电话最关键，当然快手、抖音问话语都在其中，重点是收发红包。

腊月二十九。常婆和以前一样，安排三十的团年饭，晚上的卤锅绝活一开锅，馋得左邻右舍深呼吸生怕香味漏掉。当然，大家伙儿感到奇怪，儿媳、孙儿孙女发话不回来过年，你们俩忙前忙后为哪般？

为哪般，过年啊！

现在农村也禁放鞭炮，小伢子玩耍的板炮都不能使，少了喜庆气氛。常爹不甘寂寞，网购一付电子鞭炮，这玩意儿好，久放久响。

说年午就到。婆婆摆好碗筷，斟满茅台和葡萄酒。时钟指向 12 点，常爹摁住电开关，噼里啪啦点正团年。

常婆打开手机，开始视频团年吃年夜饭。

常婆对老大说：“这是你喜欢吃的荆楚头菜和酸菜扣肉，大媳妇身体瘦，多吃点。老二一家爱素食，这是专门为你们做的豆腐丸子，自己园子里的红菜苔、白菜苔，还有卤好的藕、海带丝和香干子。老三媳妇给你们寄去的香肠收到没有，你看颜色饱满，油润有辣味。最后一道菜是你们吃不厌的一锅煮，甲鱼、全鸡、猪蹄，配有黄花木耳，瘦肉猪肝，大蒜葱花码子菜，往翻滚的大杂烩上面一淋，那个香味三日不散。”常婆喋喋不休地介绍菜谱。

视频那头的子孙，恨不得钻进手机里吃个够。

视频这头常爹不厌其烦敬酒千杯，倒酒敬气氛。

视频团年高潮不断。

看春晚，抢红包，抢得儿孙乐哈哈，抢得常爹回到七七八，抢得常婆呛出眼雨花。

牛年已过，虎年又到，由于疫情防控原因，可能又要视频团年了，和衣入睡的常爹，吃梦呓语：“真是烦人的新冠！”

最香还是年夜饭

南舒（四川）

因为疫情，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。往年，早早地就盼望着放假，然后和夫君、儿子不远数百里地赶往攀枝花。为了和亲人团聚，为了在大年三十吃一顿年夜饭，往往是天还蒙蒙亮，我们就驶上了高速公路。

每年腊月里，母亲的电话就多起来，聊得最多的还是与过年有关的事。今天说洗了窗帘，打扫了卫生，明天又说准备了这样那样的年货，一听都是我们爱吃的。平时话不多的母亲，这时找到了说不完的话题。想到父母年事已高，就说不能在饭店里订餐，这样你们也轻松些，但母亲拒绝了，说，还是家里团年热闹。

不知道为了这一餐年夜饭，父亲和母亲研究了多久的菜谱，提前了多少天，才从菜市场 and 超市驮回了我们爱吃的大包小包。车子在高速路上飞快地行驶着，心儿亦如此。到达攀枝花多是下午六点左右，提着父母爱吃的青城山老腊肉和粽子，外加红彤彤的一提什锦酥糖，我们敲响家门，闻声而来的母亲打开门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父母和兄妹两家人已等候多时，大家赶紧入座。望着热气腾腾的一大桌菜，不知如何下口。儿子却毫不客气地拣起饺子就往嘴里送，一连吃了半盘，才缓解了中午一包方便面所不能填充的饥饿感。杯里的红酒印着喜庆的脸庞，我一会卤菜一会海鲜忙不迭地吃着，想着母亲怎么会做出这么多好吃的菜呢。

母亲是山东人，勤劳贤惠，不仅会做菜，还会做一手好面食。一个个元宝似的韭菜虾仁肉馅饺子，皮薄馅大一咬下满口汤汁，鲜美无比。还有那用汤圆粉包着肉馅所做的油炸肉汤圆，那个外酥里嫩和小葱的香味令我欲罢不能。儿子和侄女们也不停地夸姥姥（奶奶）做的菜好吃，一个个吃的小嘴油光光的。

记得小时过年，母亲早早地就要卤一大锅猪蹄、牛肉、鸡爪、鸭郡肝等，装满满的一大箬箕。然后又用自己推的汤圆粉包肉汤圆，放在柴火锅里油炸。那噼里啪啦的声音，那渐渐变黄的颜色，那无法抗拒的香味，在妈妈从锅里捞起的那一刻，我们的小手就伸了过去。滚烫的汤圆在手里颠来倒去，被送进嘴里后，又被烫得龇牙咧嘴，但还是欲罢不能。因为妈妈接着又要炸酥肉了，我们兄妹三人又争着帮妈妈烧火打杂。

多年后，远离了父母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每日为工作所忙，好像从来没有静下心来，仔细地研究一下菜谱，做一顿美味佳肴，更不要说像母亲一样又包、又炸、又卤、又炒做一大桌子菜了，即使做了，好像也没有妈妈做的那么好吃。每年春节，都是利用放假的几天，匆匆地赶回来，探望一下父母，见一下兄妹，吃一口母亲亲手做的饭菜，回味无穷后回头一看，才发现父母的发丝里又添了几许白发。默默地拿起酒杯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，都不知道该对父母说些什么，赶紧用筷子夹起菜，肉放进父母碗里。

一桌年夜饭，从傍晚吃到了华灯初上，又从华灯初上吃到了灯火辉煌。街上不时地响起鞭炮声和小儿们的打闹声。红红的灯笼映衬黑夜，让寒冬里有了丝丝的暖意。大家都陶醉在新的氛围里，边看春晚，边聊往事。父亲和母亲也喜滋滋地望着我们，一会儿给我们热菜，一会儿又给我们添酒，儿子和侄女们随着电视又唱又舞。年夜饭，在一杯杯红酒中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延续地不断地散发着浓浓的香味。